



我们的政委

WOMENDEZHENGWEI

林 予

龙江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金 明·同 斌

我们的政委

林 予

黑 龙 江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8·插页 2·字数 150,000

1968 年 7 月第 1 版 1979 年 6 月第 2 版 1979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31,001—51,700

统一书号：10093·227

定价：0.61 元

目 录

驯鹿的故事	1
旅伴	17
我们的政委	28
森林指挥员	40
歌声来自森林	51
鱼鳞闪光的日子	66
网	81
山谷书筒	95
边哨收音员	115
松涛	132
战斗在高黎贡山	146
播种者	167
界碑	179
勐铃河边春来早	196
苏姪	233
再版后记	251

驯鹿的故事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从荒原通向山林去的小路上，霞光在柞树林里投射着柔和的暗影，满地的落叶在晚风中轻轻地飘舞，特别是那被人们称做蓝大胆的小鸟，张着碧蓝碧蓝的翅膀，肆无忌惮地从人们的跟前聒噪着，急飞过去，格外增添了一种秋天空旷、寂寥的感觉。兽医林淑华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黄昏里，坐着农场专门为送她而派来的马车来到养鹿队的。

养鹿队成立还不到三个月，一切都还只是初具规模。几幢木房搭盖在靠山林的坡坎上，因为一条清澈的小溪从队部跟前流过，使得全体养鹿队员好象日夜听见一支轻快的歌曲。林淑华来到队部的时候，天色已渐擦黑，队长刘兴带着队员们上山窖鹿去了，人们把她安顿在队部隔壁的一间小木板房里。她几乎没有让自己安安生生地吃完晚饭，就跑到鹿圈近旁，去看穿着洁白工作服的饲养员们给鹿群喂水喂料。饲养员们挨近鹿群时，那种小心翼翼，轻蹑着脚步的模样，鹿群在饮过水以后，跃着前蹄，啾啾而鸣，那种静穆、温柔的气氛，一下子使林淑华喜爱起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工作来……

当夜，月色爬上窗台。林淑华不止一次地推开窗子，凝

望着窗外恬静的夜色，止不住多次地问着自己：“往后，我该怎么来工作呢？”想着，自己的心房就怦怦地跳了起来。是的，据农场的党委书记告诉她，这个由十多个转业军人组成的养鹿队，确实是个相当出色的单位。队长是一位曾经在战争中带了二级残废证下来的连长。他向农场党委申请了捕鹿任务，在不到三个月的工夫，领着十几个队员盖起了房子，开始了完全陌生的狩猎生活，还生擒了十四只野鹿。关于这个队的捕鹿生活，林淑华在总场部就早已听说了各种各样的传闻。当时听来，简直象神话一般令人很难相信，只是刚才自己在鹿圈旁的见闻，算是把神话加以证实了。

这一夜，林淑华想得很多，——也许一个陌生的环境本来就足以叫人产生各种揣测的吧，更何况是林淑华这样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姑娘呢？……天将破晓，她睡得正甜，一阵哄闹声，把她惊醒。“准是队长他们回来了！”这样想着，她翻身就爬下炕来，披衣奔出寝室，一直朝牲口圈走去。

曙光已经及早降临到山野，牲口圈旁，停着一辆马车，人们正从马车上卸下来一只被捆绑着的、还极不驯服的母鹿。——林淑华早在昨天就听饲养员告诉她，母鹿是没有角权的。她是这般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人们侍弄母鹿，直到人们把母鹿放入鹿圈，一个穿着褪色军装的高个子，才猛地回过头来，注意到这个陌生的姑娘，随即伸过一只手来：“你就是新派来的兽医林淑华同志吧？”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叫刘兴。”

林淑华腼腆地伸出手去，用好奇的目光从自己修长的睫毛底下去打量这位初次见面的队长。刘兴大概有二十七八岁光景，脸色有些苍白，身子长得桦树条似的，细高细高，这

副文弱的模样，完全不是林淑华原先所设想的队长的样子。刘兴被身前林淑华好奇的目光打量得浑身不自在起来，才又接着说：“走吧，咱们到队部谈谈工作去！”

林淑华跟在刘兴的身后，这才发觉队长的右足短了一截，走路一跛一跛的。

待他们回到队部的木房子，坐下来，刘兴才细瞅了一眼新来的女兽医——嗨！还是个娃娃嘛，你看，她那红扑扑的脸，脸上细嫩的汗毛，特别是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好象随时会滚出泪水来，随时需要妈妈来替她擦眼泪似的。这一刹那间的印象，不知怎的，使他感到微微的失望，随即拉长声音，缓悠悠地说：

“好啊，你来得好啊，我们日盼夜盼，就盼一个兽医……”

“队长，你可别对我希望太高了……”

“从前是学兽医的么？从学校来的？”

“不，我从来没学过兽医。”

“那么，你……”刘兴张着吃惊的眼睛，打量着对方，“这怎么能行，这……”

林淑华低着头，双手扭弄着辫子，象个受审讯的小学生，缓缓地说：“在部队当过一年护士，今年转业来农场，前两天，书记让我来搞兽医工作，……就是这样！”

“嗨！乱弹琴！”刘兴摇着头，象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没精打采地说，“这不是跟我们开玩笑么？”

“队长，假如你觉得我不合适在这里工作，可以给总场打报告，调我回去！”林淑华立时脸孔涨得通红，拧着刷子似的眉毛，说道，“如果你能信任干部的话，为什么一个人就不能

学会不懂的东西？”

刘兴愣住了。他万万没料到小姑娘会骤然激怒起来，望着眼下小姑娘一派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肃然的神情，暗暗责怪自己刚才的失言，才放轻声调说道：“那你试试看吧，我们也着实希望有个称职的兽医啊！”

正说话间，屋外传来一阵喧腾，一个饲养员急匆匆地跑进来说道：“队长，刚捕来的母鹿死了！”

刘兴气急地伸手摘下头上的军便帽，揉在手里，一声不吭，就跛着脚跑了出去。

林淑华紧跟着，也跑到了鹿圈。她扒开人群，一直走近死鹿的跟前，伸手掰开死鹿的嘴唇和眼皮来察看，而后又趴下身子，用耳朵在死鹿的胸脯上听了一阵，才直起身来，断然地说道：“晚了一步，心脏已经不跳了。从鹿眼的红丝和眼角长的小疙瘩来诊断，可以断定，这只鹿是受惊吓死的。哎！为什么事先不进行麻醉？让它镇定！”她询问地望了一眼身边的队长刘兴说，“本来这只鹿是可以不死的！”

刘兴发觉这个姑娘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多么的严厉啊！但是不知怎的，他一点也不曾因为林淑华的责难而带来不愉快，恰恰相反，原先他打量女兽医时那种不耐烦的神情消失了，他的目光却骤然变得柔和起来。

二

重重的困难好象存心要考验新来的女兽医似的。两天之后，饲养员来报告，又有两只鹿病倒了。林淑华带着医药用具跑到鹿圈，给一只眼角发炎的公鹿打了针，又替一只小鹿

的角杈敷用止血的七厘散，自己一直守望到天黑。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两只鹿的病情缓解，就是饲养员把鲜嫩的青菜和柞树叶送到食槽里，它们也懒得闻一下，还索性躺倒在鹿圈里啾鸣起来。

林淑华回到房子里，着急地翻阅着那本已经被她翻得书角破烂的“鹿的饲养和管理”。一页又一页地看着，一页又一页地念着，——是饲养上的问题呢？还是鹿群没有得到适当的运动呢？看来什么问题都不存在啊！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

夜已经深沉，她的脑子里很乱，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不该贸然答应党委书记来担任目前这种力不胜任的工作。本来嘛，难怪队长刘兴要大失所望，人家满心希望的是一个能治好牲畜疾病的兽医啊！可结果怎样呢？来了个毛丫头！有些鹿病倒了，她跟大伙一样，干瞪眼，白搭！她甚至暗暗责怪自己不该在刚来的那一天那样顶撞队长。是啊！你凭什么去和人家生气呢？难道人家不正是早就预见了自己的无能吗？想来想去，不知在什么时候，眼角挂上了两滴泪珠……

骤然，一阵清晰的诵读声从墙缝传进屋里来：

“鹿有千年寿，不必多担忧。但鹿性灵敏，喧闹易使鹿惊慌而致死亡。鹿好洁净，居不宜潮湿，食不宜霉腐……”

噫！队长也一直没有入睡哩！他在念些什么呢？林淑华在床上翻了个身，侧耳细听。接着是队长的几声轻咳。往后，又念了些什么，只是声音渐弱，听不太清楚了。队长一定也是在研究一本什么有关饲养鹿群的书籍吧！立时，她联想起好些事情来了：显然，刘队长两天来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苍

白了。他差不多日夜守在鹿圈旁，向饲养员问东问西，有时也向林淑华询问牲畜的病情。每当林淑华不能把牲畜准确的病因告诉他时，他却总是说：“琢磨琢磨，咱们再钻钻问题！”那说话的神气，林淑华看得最清楚，队长着急得眉毛都颤动了，却从来也不再象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没声没气的了。现在，林淑华静想起来就完全明白了：队长是打算自己来分担女兽医的重担哩！每天队长有多少事情要操心呀，——捕鹿人员的鹿窖设得怎样？饲料组种的菜园子搞得好不好？人们在远离农场部的深山里生活得是不是舒适？哪一件事他不操心呀！今年农场党委提出农场建设中要贯彻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综合利用的方针，责成这个小小的养鹿队必须完成的捕鹿数字，据山里的老猎人说，那是要多少个秋天才可以完成的哩！眼看白露过去，捕鹿的旺季就要一瞬而过，偏偏在这种时候，有些鹿病了，偏偏又来了自己这么一个兽医！……林淑华想着就羞愧起来，她双手拱着自己有些发凉的脸颊，很久地沉思，然后猝然追问着自己：“真的认输了吗？林淑华啊林淑华，共青团员克服困难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连林淑华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合上眼皮的。但是很快她就被窗外静夜里的鹿鸣声惊醒了。她跳下炕来，推窗一看，最早来到北方的第一线曙光已渐渐地从林梢上兴起，柔软的雾纱正从山谷中向上飘荡。她匆匆穿好衣服，从桌上拿起电棒，就奔出了房子。

她在鹿圈旁蹲下身子，细瞅着那两只得病的鹿。它们睁着乌溜溜的眼珠，蜷缩着躺在草垫上呻吟，每一声呻吟都深深刺痛着她的心。黎明前的空气清新极了，小溪蜿蜒流过鹿

圈外面的牲畜运动场，响着碎石击撞的丁冬声，象拨动的琴弦一样。晓风从柞树林吹送来叶子的阵阵醉人的清香，使她不禁贪婪地呼吸起来。可就在这当儿，不知是林淑华的嗅觉变得特别灵敏，还是清晨洁净的空气帮助了人们识别异样的气味。骤然，在她的呼吸中，感到了一阵沤烂的植物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象闪电一般，昨夜队长所诵读的话闪过她的脑海，急忙亮着电棒在鹿圈附近探寻起来。开始她察看饲料槽，伸手抓起一把切碎了的青菜叶子做的饲料，放到鼻子上闻了闻，果然，一阵沤腐的气息冲鼻而来。接着，她又细细察看着手掌上的青菜叶子，甚至一片一片地检视起来。最后才发现了青菜叶中，夹杂着许多霉烂的菜根，而霉腐味正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

“该死！怎么能把这种饲料用来喂鹿！”她又焦急又高兴地骂着，随手撒掉了手上的饲料。

林淑华多么希望立刻就去敲开队长的房门，去告诉他自己的新发现啊！但是，毕竟女孩子固有的矜持迫使她没有这样做。她捏亮电棒继续在鹿圈前前后后察看，于是，在鹿圈的一个角落里，又意外地发现了一大块被牲口的尿和雨天的积水所淤积的湿草垫……

“你是一个多么官僚主义的兽医啊！为什么连鹿圈都没留心一下呢？”林淑华暗骂着自己，“哼！亏你昨天还想得出来：没有问题！哼！是你瞎了眼啊！……”

她愤愤地责怪着自己，正要转身回到屋子里去，猛然，从山斜坡上传来一阵沙沙的枝叶折裂声。开始，她只是愣了一下，停了一会，她定睛一看，便发现山坡草丛中蠕动着一

个人影，“噫！那是谁呀？”

她缓缓向草丛走去。

“谁呀？”

没有回音，只是愈益清楚地听见了一阵阵的割草声。

林淑华快要走近那人影，才听见一声喊话：

“是林淑华吗？咋老早就爬起来了啊！”

哈！这是队长的声音。林淑华清清楚楚看见队长正在跛摆着脚，弯身使力地割着草。——为什么他天不亮就跑来割草呢？……骤然，队长那一跛一跛的身影竟是那么强烈地激荡着林淑华的心。要是能够的话，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分担一些他残疾的痛苦，因为他竟是这样一个不知疲劳的人……

“队长，你……”林淑华哑声地喊道，但是没等她把话说出来，刘兴就一下子接过话去：

“嘘！别嚷嚷了，你没见鹿圈的草垫需要重新换草了？”

林淑华真没料到队长竟比自己更早地发现了鹿害病的原因。本来她该立刻告诉队长自己所发现的饲料上的问题了，但不知是为了什么，她并没有立刻说出来，只是怜惜地细瞅着队长那失眠而红肿的眼皮，一下子夺过队长手里的镰刀，说道：

“让我来割！”接着就弯身嗖嗖地割起草来。

队长刘兴愣愣地望着林淑华弯下身子的背脊，一双乌黑的辫子正在她的背上甩打着。一轮旭日仿佛是从女兽医闪光的头发上端跳出来似的，红霞欢笑着，映红了山岗。

三

经过改善鹿的饲料和清除鹿圈里的湿草以后，鹿群的发

病率大大减低了。嗣后每当饲养员拌料的时候，林淑华总要不厌其烦地亲自加以检查，即使饲养员拌料所用的豆秸、豆饼、蔬菜的比例稍不准确，她也严格地要求改变过来。

于是，在饲养员之间，开始传闻着风言风语：

“嗨！别看这小姑娘，还装得怪懂的哪！”

“啥呀！才当过年把护士，能懂个啥？上回饲料出了问题，可叫她抓住辫子，逞能了。”……

最初，林淑华不曾计较这些，及至后来，闲话多起来了，这就使得女兽医感到难堪和羞愧了，竟至不止一次地询问自己：“难道我又错了吗？”想着，她就忿忿不平起来。

而队长刘兴呢？却在一次全队的集会上批评了这些闲话。他显然有些激动了。粗着嗓门说：

“说这些话的人都存的什么想法？难道想把咱们的养鹿队拖垮吗？要说逞能，林淑华同志这种为了工作的逞能有什么错？说啊！谁有意见就站起来说啊！”

人们静默着。

刘兴由于情绪的激动，苍白的脸庞涨红了，用赞许的目光久久地打量着一旁耷拉着头、拨弄着上衣钮扣的林淑华。——的确，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还带几分稚气却又显得顽强认真的女兽医了。

有一天下午，刘兴挑着一担空水桶，从饲料组种的菜园地里回来，急匆匆地在田埂上走着，忽然，被人喊住了：

“队长，又去给菜园子浇水了啊？”

刘兴回头一看，见是林淑华挎着药包，追赶上来。

“有什么事吗？林淑华。”

林淑华连跑带颠地来到刘兴面前，喘吁吁地一时没有说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

“正有急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刘兴猜想林淑华可能是因为别人的冷言冷语，使她在感情上有些受不了，便忙问道：

“是不是因为人家说你逞能那些闲话？”

“不。”林淑华掩饰不住内心的跳动，脸孔立时绯红了，“不，我早想跟你谈谈。但是，只觉得工作不能允许我这样作。”

“嗨！咋吞吞吐吐的啊！”刘兴现出着急的样子。

林淑华真有些象在自己亲人面前谈一件最得意而又愉快的事情似的，说道：

“我觉得大伙对我的要求全是对的，这两天我就核计这个事。本来自己是个兽医，而治不好牲畜的病，这能算个什么兽医呢！我请求组织上派我上捕鹿组去看……”刘兴没等林淑华说完，就截断了她的话，有些激动地说：

“害怕困难了？”刘兴猛地撂下水桶，生气地盯望着对方。

林淑华心里暗笑，觉察出刘兴对自己去捕鹿组的要求产生了误解，便解释说：

“队长同志，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昨天听到捕鹿组同志说的一些情况，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跟捕鹿组一块生活一个时候，能够亲眼看见鹿栖息的地方，就连鹿喝的水，吃的草，以及爱好的环境、习惯……能够了解一下，这对我们饲养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何况我们现在还摸不着头绪呢！”

刘兴听了林淑华的话之后很受感动，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便兴致勃勃地说：

“同意你的计划，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今晚你就可以跟捕鹿组出去。”

急走着的林淑华猛地站住脚，回过头来，大声地问：

“家里的事托靠给谁呢？”

“你放心去吧，家里会有人照顾的。”刘兴也大声地喊着。

兽医，毕竟连队长也承认自己是个兽医了！这种承认包括了多么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啊！林淑华得到队长的批准，这该是多么大的愉快！她快活得象一只小燕子，飞跃着步子，向山路跑去了。

四

这一夜，月光如洗，远山近树都抹上了一层白灿灿的光辉。队长刘兴领着五个捕鹿队员和兽医林淑华，驾着马车向山林急驰而去。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在一条山涧旁停住了，将马匹和车辆隐藏在灌木丛里，而后人们徒步走过山涧，到半山坡去监视那早已安设妥当的断梁窖。这是一个四尺见方的土窖，窖壁镶着墙木，窖顶置有一根大梁，左右两根二梁，梁柱的两侧都刻有三道等间距离的口齿。梁柱的上面，窖顶铺着木板，板上撒上一层薄薄的灰土，乍一看去，谁也不会认出下面还安置这么一个巧妙的地窖！窖里安装的钢丝套索隐藏得不露一丝痕迹。

林淑华感到分外奇怪的是窖里安放着一罐人尿，窖顶铺着一层盐霜，不禁问道：

“队长，这是做什么的？”

“你没闻着，盐霜经过日晒，已经散发出硝盐气了。”刘兴笑着说，“鹿只要闻见它，就会没命地赶过来的！”

“怎么知道它们一定到这附近来啊？”林淑华兴致勃勃地继续问道。

刘兴膘了一眼身边的几个捕鹿组组长，赞赏地说：“这得让他们这些能手跟你讲了：怎么辨认鹿迹，为什么鹿群总要找山坡的隘口靠水的场地寻食。讲起来，他们的学问会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哪！”

林淑华睁着明亮的眼睛瞅着一个个捕鹿组组长。啊！现在在她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多么新奇的世界！

队长刘兴亲自下窖检查了钢丝套索，又爬上来检查了绑在十公尺外的树桩上的套索绳结，最后用铁耙子耙平了窖顶的伪装土，才放心地领着人们离开了鹿窖。这时，夜已过半了。

人们涉过山涧，回到灌木林里，开始用油布和树枝支起篷帐来休息。林淑华却一刻也不能安静，尽管队长刘兴多次劝她，她仍无论如何合不上眼皮，却大张着眼睛，去看浮月在流云里缓行，去听夜风吹来阵阵的松涛声，——这是一个多么恬静、幽美的夜晚啊！

夜光表的指针在林淑华的眼前移动得竟是那么缓慢，终于，她又开声了：“队长，快天亮了呢，还没动静……”

“嘘！”刘兴用手指指了一下已经疲倦入睡的捕鹿组员，“别吱声，沉住气嘛！我们设窖以来，还没有落过空呢！”

话音未落，猛然听得林中传来一阵沙沙的树枝折裂声。霎时，人们都惊醒过来。林淑华感到心要蹦跳出来似的，她

极力屏住呼吸。一会儿，只见一只野兽从树林里跑出来，当它走近山涧的时候，林淑华看清楚了：鹿！是一只长着角杈的公鹿！它踮着蹄子，看来是那么胆怯地四下窥探，走到山涧，月色映得水波粼粼闪光。开始它只是低着头，歪来倒去地摆弄着自己的角杈，直到美丽的角杈在水光里投射着影子，它才又快活地鸣叫起来。

哈！多聪明的鹿啊！它会照镜子哩！林淑华快活地想着，一面望望身边的人们。只见队长刘兴和捕鹿组员们一个个睁着眼睛，注视前方，大气不出，就象面临战斗一样。

公鹿俯身在山涧里饮着水。静夜中，可以听见咕嘟咕嘟的饮吸声。停了一会，另一只鹿又从丛林里奔了出来。这是一只没有角杈的母鹿，母鹿爱慕地瞅了瞅水光里公鹿的角杈的倒影，而后它们一同俯身饮着水。

林淑华谛听着手表嘀嗒嘀嗒的摆动声，心里也在怦怦地跳着。这样过了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谁知道呢？最后人们等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只见那一对鹿饮足了水，仰着头，四下张望了一阵，随即象是闻见了什么，便飞跃着蹄子向山坡奔去了。……

“好了！……”林淑华不禁快活得讲出话来。“轻！”队长刘兴拉了她一把，严厉地瞪了她一眼。她自知做错了什么事，调皮地伸了伸舌头，不吭声了。

又过了十来分钟，——这是多么长的十分钟啊！山坡上猛地传来了一声轰然倒塌的巨响，接着是一阵惊慌失措的鹿的鸣叫。

人们几乎没有等队长刘兴的吩咐，都各自带着工具，向

山坡奔去。林淑华随着人们猛跑，快活得什么也想不起来，还是刘兴把她喊住：“药包，你的药包呢？”

她这才发觉药包搁在篷帐里，转身急急地跑回去拾药包。

当人们赶到鹿窖的时候，窖顶已经下塌了。只见两头鹿都落在鹿窖里，其中那头母鹿的颈脖正被钢丝套索紧紧地拴住，因此人们很方便就把它拉了上来，装进早已备妥的木箱子里。只是那头公鹿，不知怎的，套索没有套准，只套住了它的一只前蹄，因此，要想拉套索是拉不上来的。而公鹿一看围上来的人群，竟然疯狂地踢踏着蹄子，不停地鸣叫，那种狂暴的劲头，简直教人无法接近它。

立时，人们显得束手无策了。

“队长，”一个捕鹿组员提议，“干脆现在不提取它，等它叫累了，踢累了，再来提取。”

人们全都沉默着，等待着刘兴的决定。

刘兴望望天色，天已经亮了。从曙光中，可以清楚地看见，鹿窖里的公鹿一对黑眼珠已经变红，由于它的乱踢乱撞，在它的角杈、腹部、两只前肢上都已开始流着鲜红的血，这一景象使刘兴变得踌躇不安起来。

林淑华皱着眉头，望着狂暴的公鹿，朝刘兴喊道：“不行吧！这样下去，不出几个小时，会把它吓死的！”

“是啊！取鹿角也不容拖延！”刘兴断然决定立刻提取。当人们还没有闹清楚他究竟打算用什么办法来提取的时候，他已经吩咐一个身强力壮的捕鹿组员随同下窖，说罢自己就只身先跳进窖去，连身边的林淑华想阻止他，要拉他一拉也没来得及。